

[美国] 希区柯克 著 郭宏涛 编译

文学名著
二书系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HITCHCOCK'S SUSPENSE STORY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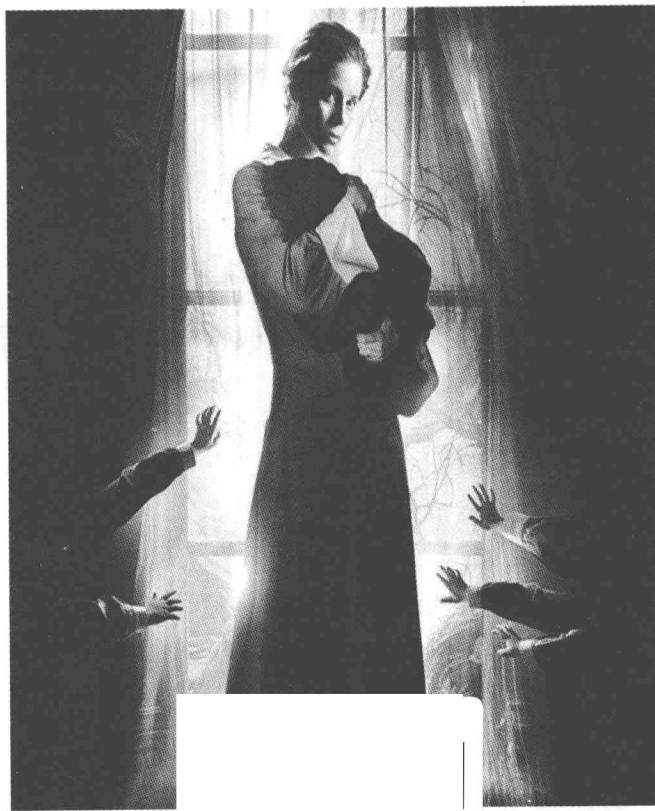


延边人民出版社

★ 文学名著书系 ★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美) 希区柯克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名著书系/刘云 主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7.11(2008.4重印)

ISBN 978-7-5449-0058-4

I.文... II.刘... III.长篇小说-世界-近代-学生
读物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9570号

文学名著书系

主 编:刘 云

责任编辑:张光朝

责任校对:刘泰丰

版式设计:吴晓敏

出 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社 址: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363号,

<http://www.ybcbs.com>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发 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48

字 数:3780千字

版 次:2007年11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49-0058-4

定 价:252.00元(全15册)

目 录

疯子与杀手	1
离婚协议	6
逐鹿	13
翡翠项链	21
罗马艳遇	25
第三种可能	29
红粉女贼	33
二比一	36
罗网森森	42
粗心大意	46
百叶窗	51
狼狽	58
赌	65
罗宾汉的故事	72
暴露的密码	82
油价涨了	86
美梦之屋	90
草籽茶	96
裸体艺术	102
剑与锤	111
律师太太	116
谋杀艺术家	119
亲自动手	127
连环套	131
午夜追踪	139
警官副业	148

顶尖高手	156
死亡花朵	163
真真假假	167
生日杀手	174
临终推理	184
我永远是大老板	187
敲诈	189
钻石与气味	194
宠物公墓	199
不谋而合	203
邻家的秘密	205
得饶人处且饶人	210
黄裙子	218
冰锥小佛像	224
黑吃黑	231
锁匠的一天	241
醉鬼	247
风流韵事	251
北非黄昏	256
帮助	262
小村怪妇	266
监狱黑幕	269
密探	278
结局	

疯子与杀手

那是秋天的夜晚，夜色很快笼罩了大地，像黑色的雾，笼罩着新型的田，将缎带一般、通过农舍的州际公路捂得严严实实。

一个男人站在农舍前阴影里，那个人身材高大，浓眉大眼，高鼻阔口，悄悄地行动，如同无声的影子。他停在农舍附近，打量前门上的一盏小灯，窗帘后面的房屋里，也有其他灯光亮着，他摇摇头，好像正在考虑是去敲前门，还是敲后门？

然后，他悄无声息地走近了前门，他听见屋里有男人说话的声音。他停在小灯泡所射出的黄色灯光里，凝神倾听。他听出那是收音机或电视的播音员的声音。

“……警方正在全力寻找今天下午从州立精神病医院逃出来的病人，那个病人是在杀死医院的一位职员之后逃走的。我们再次重复先前的警告，虽然病人外表显得柔弱无害，但病一发作，就会造成伤害……对此稍后我们将作更详尽的报道。一位目击者说，一位金发女子有一次在一家偏僻的加油站进行抢劫，这件重要消息之后……”

他一直等候着，一直到插播广告时才敲门。播音员那充满生气的声音立刻被切断，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然后突然停止。

虽然在敲门时他就知道纱门没有上锁，但他知道里面的木门是锁着的。他推测，主人正从门上的瞭望孔里对他做初步的审视，他满不在乎地看看四周，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脚。这时他看见门前有一块蓝色的门垫，上面印有白色的“默迪”两个字。

没有人开门。他稍等了一会，耐心地又敲了敲门。

“有人在家吗？”他说，“我是比恩，是麦克家新来的工人，麦克先生派我来借一些工具。”他再次听见轻轻的脚步声，一会儿之后，里面的门打开，一位黑发、身材娇小的妇人向外窥视。

“默迪太太吗？”他透过纱门问。

“你要做什么？”

“打扰您，很抱歉，我要借一套带全部螺旋钳的工具，麦克先生说，您先生会知道是哪一套。”

他看见默迪太太在皱眉头，脸上很不高兴的样子，同时撩开面颊上的一

撮头发。

“哦！我不知道。”

“我不介意你的心存疑虑，因为你以前从未见过我。我是今天才上工的，不过，假如你请默迪先生和我谈谈的话，他会知道我要的那套工具。”

“我先生——他现在不在家。”默迪太太说。

比恩搓搓下巴，“哦，也许我应该等他回来，麦克先生带太太和孩子去看电影，所以才派我来，那套工具他明天一大早就要用。”比恩严肃地点点头，“我最好等你先生回来，他很快就会回来，对吗？”

“不！”默迪太太很快地说，随即又露出微笑，“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好是明天早上再来，那时候他会在家。”说着，打算闭门谢客。

“太太，我离开前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杯水，从麦克先生家到这儿，可不是段近路。”

“当然可以，我去给你拿。”

她一转身进去，比恩立刻悄无声息地跟人里面，悄悄地穿过前面客厅。当她接过水，从水槽边转过身，他正好站在厨房门口。

她吓了一跳，吓得睁大眼睛，杯中的水溅出了一点，她生气地训斥，“这样不请自来很没有礼貌。”

“请不要生气，太太，我不会伤害你。”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能像那样跟在我后面？”

“我知道，”比恩点点头，同时想用微笑来使他难看的脸明朗些、好看些。“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粗壮、丑陋、又不聪明，你要说，尽管说，以前我已听过不止一两次了。”

“我没有那意思，比恩先生，真的，我无意伤害你，很对不起，我并没有在想你的长相。这是你的水，喝完之后，请离开。”

他很快喝完水，像很久没喝过水一样，一口喝干。她伸手出来接茶杯，但他并没有递还给她。

“你知道，”他说，“像这样的夜晚，一个人在家是不安全的。”

“我很好，现在，请你离开。”

“我听新闻报道，今天有一位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那地方距此不远，现在他可能直接来到这儿。那些人有时候很可怕，当他们发现你一个人单独在家的時候，他们会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出吗？”

“我相信我可以照顾自己，谢谢你。现在请你离开，让我锁上所有的门，我会安排得很好。”

比恩摇摇头，摇摇大脑袋。“默迪太太，你根本不了解，当那种人决心做什么事，或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门窗都挡不住他们。他们可以像猴子一

样，进出自如；当他们发作起来时，力大无比，他们可以打破、撕裂或杀害他们见到的一切东西，但他们的外表和你我没什么不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看见一个病人在街上向你走过来，而你完全不知道他是个病人。”

比恩咧开嘴笑笑，想向她作出保证。

“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个今天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可能直接走到你的门前，你可能让他进来，因为他外表看来并不凶暴，或者有疯狂的眼神。你或许认为，那只是一个汽车抛锚，需要帮忙，或者想借用电话，或任何有类似借口的人，你一点也不怀疑。然而，看到你独自在家，他可能对你翻脸，你可能会遇害，他们是难以常理揣测的。”

默迪太太的眼睛盯着他，脸上惨无人色，半天之后，她说：“你对——对精神病院里的那些人，好像很了解。”

“我在那儿呆了两年。”

她大吃了一惊，退后两步，人撞上水槽，她说：“哦，不！”

比恩听出她声音中的惊恐，很快说：“不是病人，太太，我是园丁，他们叫作管理员，大约三年前，我辞职离开了那儿。”

她作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说：“你差点儿把我吓死了。”

比恩咧着大嘴笑。“你知道，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因为我长相不好，你怕我是今天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病人，告诉你，人不可以貌相，在那儿，我看见过好多数女外表和你一样，甜甜的，好像完全无害的样子。”

“是的，”她说，“我可以想像，不过，我并不认为你有必要留在这儿等我先生，我向你保证，比恩先生，我不会让任何陌生人进入房间，放心好了。”

“事情就是那样，太太，当你单独在家时，不要让任何人进房间。靠近你门口的陌生人，你最好都不要和他谈话，我在精神病院里和他们谈过太多次话，只要你更进一步了解他们告诉你的事，你会发誓说他们说的绝对是真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演技都很出色。”

“哦，好的，请你离开，你一离开，我就闭上门，关好每个窗户，比恩先生，我向你保证，任何陌生的人，我都不和他们说话。”她再次伸手要水杯，这一次他给了她。

当她把水杯放进水槽里时，比恩说：“太太，感谢你对我的耐心，许多人，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能忍受见到我。每当我想和她们谈话时，她们不是逃走，就是尖叫救命。我和女士们谈话的机会很少。当我跟你来到厨房时，我想做的只是聊一聊，你会了解，单是站在这儿，和你聊聊天有多好！”

默迪太太微笑。“哦，欢迎你随时再来。”

当前门响起急迫的敲门声时，他看见恐惧使她呆住了，两眼露出惊慌之

色。突然，她开始左右摇头，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寻找逃路一样，嘴巴张开，发出一声尖叫。比恩冲向前，一双巨掌捂住她的大半边脸。

她的双手拼命抓那巨掌，试图挣脱，但是比恩用力把她推到冰箱上，用自己的身体顶住她，使她不能动弹。有一会儿，他聆听再次响起的敲门声。他们很满意站立的位置，外面的人无法透过纱门看见他们，比恩以比耳语稍大的声音说：

“默迪太太，我不能让你尖叫，他们会有错误想法，以为我在伤害你，那么一来，麦克先生就会解雇我。所以你知道，我才这样对你。那可能是一位邻居来访，你一平静下来，我就让你去开门。”

他感觉到手掌下的嘴巴要说话，而且她在努力想要挣脱他。

“别那样，默迪太太，全身放松，就像我们刚才聊天时那样，可能是一位朋友来访，你那么烦躁，我怎么能让你开门。假如是熟人，那么会看出我们只是聊聊，拜访一下而已；假如是一位陌生人。不必担心，由我来对付。我会看着他们，不让他们伤害你。”

他的手缓缓移开她的脸部，然后抓住她的手臂，温柔地将她推向前，两人一起走出厨房，走近前面起居室。

然后，他停步，她继续向前走。透过纱门，他可以看见一位苗条的、金发女子的身影。

默迪太太惊恐地问道：“谁呀？”

“帮个忙吧，我的汽车坏了，我的车胎在公路上破了。”

“进来吧！”

比恩一声不响地站着，眼睛盯着那女子，看她走进来，她很年轻，身穿一件黑色毛衣，长裤子，军装式的风衣，污渍斑斑，而且皱巴巴的，前面没扣，显得大而不合身。

女孩微笑。“我的车抛锚在离这儿大约四分之一里路的地方，信不信由你们，可对换轮胎我可是一窍不通。”

“这是我先生，”默迪太太介绍说，“或许他可以帮你换。”

比恩一听，突然愣了一下，然后明白她真是很聪明，因为这个女孩是陌生人，她要他来应付。

女孩说：“那太好了，”她对比恩微微一笑，“你真是可爱。”

“那是当然的。”默迪太太说。

比恩的脸红起来，她说他可爱，但他可以看出，那并不是真心话。她们从未认为他可爱过。他抑制住声音中的怒气，说：“你们女人都一样，当你们要男人做些繁重的工作时，你们就面带微笑和男人说好听的话；可是，当我这样一个丑陋的人想和你们说话，目的仅是友好地聊聊时，你们就吓跑

了。”他气乎乎的，“小姐，你可以找别人为你换那个轮胎。”

女孩的右手从外套口袋里伸出来时，手中握有一把左轮。

她指着比恩的胸部。“好的，老兄，你要那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现在，我们要用你的车，你太太也一起走。”她后退一步，又用手枪示意他们向前走。

“我们走！”

“哦！别那样！”默迪太太轻声说。

比恩突然记起新闻播音员的评论，提到有关金发女子和加油站的抢劫。现在看看那女子，以及她握着的枪，他总算明白了，他把手臂像一树枝一样一挥。

“去呀！”金发女子说，“赶快走，该死的东西。”

愤怒使得比恩的脸扭曲成一个丑陋的面具。

他板着脸，向前门走，可是，突然，他挥出手臂，像一根树枝，打到女子持枪的手腕上，手枪落地，滑过地板，飞到了墙角。

比恩向她冲过去，逮住她，她用双脚和手指甲抗拒了一番，然后他一拳击在她的下巴上。她在地板上倒下来，当他移身离开那女子时，背后响起枪声，墙上的泥灰溅到他的脑袋上。比恩愤怒地大吼一声，快速冲过房间。默迪太太早拾起枪，打了一枪，要开第二枪的时候，他向她冲过去。

他猛一撞，把她撞得往后退，凭那一撞，他可以伸出双臂，在她倒地之前抓住她。她尖声高叫，剧烈抵抗，一心想挣脱他的掌握，以便开枪。比恩把打算她握的枪，然后猛切她的后颈，使她暂时昏迷，她软绵绵地倒在地板上。

比恩脸部扭曲，张嘴喘气不止。他站在房间中央，在打量两个妇人之前，先捡起手枪。然后摇摇头，心中在想，有些女人，像那个金发女子，她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外貌，他就异常光火。他把她打得颇重，会昏迷好一会儿，回头再去打电话报警。

现在，他关心的是默迪太太，打一开始，他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惊慌失措。自己没走，倒是帮了忙。在对那金发女子的同情之下，她可能被劫持或杀害。

现在，他必须照料她，可怜的人。

他转身，温柔地抱起她，他要抱她进卧室，那是最好的地方，他要把她放在床上，用冷毛巾敷她，使她清醒。

他抱着她走进过道，来到第一道门，推开是浴室。隔壁的门是另一个房间，黑漆漆的，比恩摸索着开了灯，走进去。

他倒吸了口气，凝视床上的女人。她是一位红发女人，胸口插着一把

刀，人已香消玉殒。

比恩皱皱眉，摇摇头，想理解眼前的事。他麻木地将视线从床上的人移开，然后游目回顾。

他看见梳妆台上有一张彩色的结婚照，男人的衣服上有一朵花，但是比恩的眼睛却落在穿白婚纱的新娘上。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和躺在床上，如今已死亡的人是同一个人。

比恩打量着在他怀中的女人。

为什么？她看来一点也不像是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

离婚协议

飞机第二天上午才能起飞，但是朱迪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当然，她应该等哈里回来后再去，那是她曾答应哈里的，可是，她已无意等待。

前天，在哈里飞往北部的缅因州之前，他曾告诉他：“你只去几天，等你回来，我们再签字。”

可是，在等他回来后，她却飞往那个迷人的海滩了。她为什么着急和哈里离婚呢？

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她拿了张报纸并点燃了一根烟。就她而言，离婚之事根本不急，该着急的倒应是哈里，他急着和玛丽结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会答应她提出的所有条件。

她看完了报纸，便研究起貂皮和钻石方面的广告来，那两样东西深受女士们的喜爱，但哈里早已不给她买了。她注意到一些耳环，和她项上的珍珠项链倒是很般配，她刚想撕下这则广告，却又想看看反面，以免忽略什么新闻，但是反面却只是讣告栏。正当她要翻过来的时候，她瞅到了讣告栏中的一个名字，仔细一瞧：“汉孟德城，玛丽女士突然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定于本周一上午十一点在惠普尔殡仪馆举行追悼会。”

她花了好几分钟，才理解眼前的事实，并不是她的梦境。她自言自语道：“可怜的玛丽小姐在这场戏中是最惨的人。可是她的死亡，对哈里又是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啊！”带着一些不易觉察的胜利者的微笑，她撕了那则讣告，把它放在皮夹子里。或许她可以再开一个玩笑，把这则讣告从佛罗里达给哈里寄去。

想到这点，朱迪似乎要大笑起来，然而有一个想法忽然跃入她脑海使她

笑不出来了。玛丽的死，可能会使哈里和她重新磋商离婚条件。假如这事真的发生，那自己就惨了。她把手中的香烟掐灭，心想，那么一来，她不仅分不到更多的财产，甚至一点也分不到。除非在哈里获得玛丽的死之前就和她签好离婚协议，这是她唯一的希望。他一旦回到家，说不准他很快就会获知消息，也许有人会打电话给他，也许他会自己给玛丽打电话。她能想像哈里现在的样子，在缅因州的小木屋里，正在做关闭木屋，准备过冬的工作。

木屋没有装电话。

这么说，她还等什么。

她把文件塞进皮包，披上外套，抓起汽车钥匙，跑到外面的汽车库。

在驶往缅因州的途中，她很高兴，自己那么聪明，善于随机应变、会使事情逢凶化吉，同时想像着如何对付哈里对自己突然来临的疑心。车驶进缅因州哈里的产业区，把车停在哈里的车旁，这个产业区是哈里的老叔叔的遗产，老叔叔和哈里一样都喜欢养鸟、赏鸟。

在她下车朝小木屋走时，阵阵寒风冻得她浑身发抖。

自己打开屋门走了进去，很惊异屋里很温暖，突然才想起，小木屋里有电暖器设备，这一点哈里对她说过，哈里自己并不怕冷，他本身就是个电暖器。脱下外套，坐进一张散发着霉味的椅子，点上一支烟，等待着他回来。

真希望他快点回来，早点了结此事。抽完一支烟，想再点一支时，却没有了。为什么停车加油的时候不买一包呢？她仔细地翻查着皮包，希望突然冒出一支来，可惜，却没找到。

她禁不住在小木屋中踱起步来。想到了万一在签字之前，哈里知道玛丽已去世的消息的话，事情就难办了。每想到这种可能性，她就坐立难安，禁不住想抽支烟，甚至是哈里抽的那种薄荷烟也可以，但是也没有。哈里的旧皮夹克挂在门旁边的衣钩上，她仔细地翻查他的口袋，依然是没有烟。然而，在胸前的暗袋中，他发现哈里的皮夹子。

怪了，他一向是带在身边的，从来没有忘在家里过。

细细地检查着皮夹，只是一些随身物品，如钱、信用卡等，她又仔细地翻了翻，看看是否有他们的结婚照片，果然他还装着。

她抽出来一看，不禁尖声叫了出来。

哈里在她美丽的脸庞上，用钢笔画了一咀像吸血鬼般的尖牙，而在她那对优雅的眼睛上，画了两个大大的“钱”。

她凝视着照片，企图把她的丈夫在这方面的个性，和她所知道的个性给调和起来。他一定很轻视她！文质彬彬，说话斯文的哈里，连只苍蝇都不会打的人，怎么会画出这种画？

哦，真是个狡猾的家伙。好像在她那张乱涂乱画的旁边还有张他自己和

玛丽的合影照。他们深情默默地互望着，照片下面写着一行整齐的字：“哈里，我的爱，我永远爱你，玛丽。”

她恼怒至极，划根火柴烧掉了自己那张乱涂乱画的照片，然后，她把自己皮夹子里的讣告拿出来，塞进他的皮夹子里。她还包得很有技巧，拿它包住他们俩的合影照，然后夹在两张五元钞票之间，再塞进放钞票的那一层里。他一定会看见。

她快速地把皮夹子放在他的口袋里，随后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哈里走进来，望远镜挂在胸前，烟斗从他的羊毛格子衬衫口袋中凸出来。他摘下眼镜，揉揉疲倦的眼睛。

“我看见外面的汽车了，”他说，眼睛奇怪地盯着她，“允许我提个问题吧，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

“哈里。”她撒谎说，“我已和旅行社订好准备去旅行，今早旅行社打电话来，他们的计划有点变动，船明天中午出发，因为还有时间，我又答应你在家等你签字，所以，我想在出发前，把字给签了，就干脆到这儿来了。”

他怀疑地看着她：“那是唯一的理由吗？”

她的脉搏加速地跳个不停，“你是什么意思？”

“假如这次我猜错的话，请原谅我。不过，这么积极合作，可不是你的一贯的作风。”

“你要不要签字？”她从皮包中抽出文件，并送给他一支笔。

签过两份文件后，她把自己的一份放进皮包，他则把自己的一份放在自己的皮夹克中钱夹子的旁边。“唔，”他轻轻地说，“办妥了。”

“手续办完后，你要和玛丽结婚吗？”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是的。”

她微笑。

“朱迪，”他说，“现在我们俩很文明地把这件事给解决了，或许，我可以搭你的便车回城，气象台报告说有一场暴风雪，那么我明天也许就搭不上飞机。”

“哈里，”她说，“我不能因为你要搭便车而在这里过夜。”

“我们一个多小时后就可以出发，”他告诉她，“我可以各开一部车下山，我把车子寄存在飞机场，不过，”说着，他从一个柜子中取出一袋杂粮，“我需要十分钟，把这些杂粮散到外面给鸟儿们吃，然后，我得到‘瓦拉布’，去取我预定的一些东西。”说到这里，没有等到她同意，伸手取下皮夹克，便走了出去。

她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便是由哈里陪她回家。他一消逝在屋后的林子里，她就打算开车上路。

可是，她需要一支烟，迫切的需要。哈里最可能把烟放在哪儿？当她搜索房间时，眼睛明亮地落在的一处最有可能的地方：一张写字台上。

她在最上层的抽屉里，找到一支手电筒、蜡烛和火柴，可是没有烟。她打开下一个抽屉，里面有知识性的说明书，内容是如何关闭壁炉的节气闸，如何点燃煤油灯，如何关掉、漏光水管里的水。她把这些说明书推到一旁，试着打开第三个抽屉。里面有一个金属保险箱，锁着。她几乎不期望在里面找到任何香烟，不过，有一个皮夹子，有了前车之鉴，里面可能有她应该看的东西。她看了看锁，用适当的工具，可以把它打开，当然，那样哈里就会知道是她干的。不过，她和他已经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了，他们一了百了，永无牵挂了。

她急忙走进厨房，找到一把带尖的小刀。将刀尖插入钥匙孔后，她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地挖，一直到它微微咔嚓一声，箱子的锁豁然打开。

她掀开盖子，里面有些信封。她捡起一个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有哈里亲笔书写的昨天的日期。随便浏览了一下，上面罗列了数百股股票，有将军股、国际商务机械股，全是时价。在第二只信封袋里，她发现了另一件令她惊讶的事——哈里叔叔的遗嘱副本。她开始读内容，不读犹可，一读她吃了一惊，她才明白买那些股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有，赡养费上，她被欺骗了。如果这遗嘱不是伪造的，那么，哈里是非常非常的富有。

她没有进一步看下去。愤怒夹杂着怀疑，使她气得几乎握不住那份遗嘱。她将遗嘱放回箱子，并将整个箱子放回底层的抽屉。

是的，是哈里欺骗了她，隐瞒了这个事情，现在她却什么也做不了了。律师曾经警告过她，她一旦签字，即使再上法庭，也没有机会再增加赡养费了。

她必须把刚刚签好的协议书弄回来！当然，哈里宁死也不会放手，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她踢了抽屉一脚，关上抽屉门——她将很乐意参加他的葬礼。

她并不介意成为他的寡妇？

当然，她可能是他的寡妇！哈里该死。最好的是，她有个十全十美的机会。她可以和他一起回家，那么将是夜长梦多，谁会稳操胜券？但是，她必须计划，使事情看起来像是意外一样。她看了下手表。哈里说撒过鸟食之后，他要去“瓦拉布”，大约要去一小时。那会给她足够的时间，可是，没有香烟抽，她的脑子一片混沌？听见哈里的脚步声，看见他拿着空袋回来，她忙过去迎接。

“哈里，”她强迫着自己挤出一丝笑容，“我想要一支烟。”

他掏出一包烟，可是里面只剩一支。

她点燃这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就这一支了？”

他点了点头，“我不在的时候，如果你需要的话，和我一道再去买。”

“我……还是你去买吧！”

“我会买一条，”他说，“不过，我先要漏光管子里的水，以便我一回来便可以上路。”说着，开始朝地下室的楼梯走过去。

“等一会，”她说。梯子可能正是她在寻找的东西，“暂时还不要关掉水，你不在的时候，我可能还要用呢。”

“那倒也是，”他同意，“那么，我回来后再关。”

一听到他的汽车驶去，她立刻来到地下室的门前，打开电灯。一道石阶通到下面去，梯子没有扶手。不过哈里经常上下，熟得不能再熟，即使在黑暗中，他也可以算着走。假如她把头顶上的电灯动个手脚的话，他不得不换个灯泡。不过，她脑中另有主意，那主意使她很怀疑，那是早该想到的呀。

她的珍珠项链。

摘下项链。数数珍珠，共有四十三粒。颗颗都是那么的灿烂，那么的光滑。切断串珠的线，走回石梯。她四肢着地，把珠子散落在第一个石阶上，然后，站起来，取下灯泡，猛烈地摇晃灯泡，直到把它摇坏。这时，她心中仍在怀疑，万一哈里跌下去，摔成重伤，但仍苟延残喘，她该怎么办？把灯泡装回灯头后，她作了决定：“假如必要的话，她要在他头上多赏他几个疤，再捡回珍珠，取回离婚协议书。”

可是，万一哈里要用手电筒照明呢？于是，她取出在书桌上找到的仅有的一把手电筒，取下电池，浸在盐水里，再拿出来擦干净，装回电筒里。她按电筒的开关，不亮了。她必须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不然他会怀疑的。哈里的视力不好，即使点着蜡烛，他也不大可能看见珠子。这时她又想抽烟了，可是没有香烟，她只有睡觉了。

可是现在，她怎么能睡得着觉的呢？半小时后哈里才会回来，也许她该睡个午觉，今天她还有长途的车要开，而且明天还有佛罗里达之行。于是，她走进卧室，准备躺一会儿，等哈里回来。

床铺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她到壁橱里找，没有发现毛毯或床单。不过，没关系，躺在光秃秃的床垫上，用大衣裹一下，闭闭眼就可以了。

醒来时，房间里又黑又冷，她可以感觉到脸颊上的刺痛感，和几近麻木的鼻子。她坐起来，穿上大衣，从撩起的窗帘下，她可以看见轻轻的、旋转的雪花穿进半覆盖着霜的玻璃窗，而阵阵寒风吹摇着窗外的松树。

哈里在哪儿？她看看时间，他已去了一个多小时，黑夜正在降临。她喃喃地咒骂一句，跳下床，找到鞋子，进入前面的房间，她哈出的气，变成了白色的雾。

用冻得麻木的手指点着蜡烛，走到壁炉前。那里只有两根烧焦了一半的细长木棍，她用报纸引燃，但是，没有能够烧起来。节气闸是否关闭？她过去检查，并没有。她抓起一本哈里的杂志，点燃，扔进壁炉，然后，一本一本地扔进去，最后终于把两根木棍给点燃了。她蹲在火炉旁，搓着没有血色的双手，心中暗暗谴责着哈里的迟归和电力公司的不作美，使她冻得要死。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停电让事情更方便了，哈里更看不清。

当她等候的时候，木棍很快燃尽，只燃烧十或十五分钟，然后熄灭，只余一片灰烬。

哈里现在该回来了，他的汽车坚固无比并且装有防雪胎，此外，雪也不很深。就是雪没有铲除，开车行驶应该不会有问题。再等一段时间路面就会结成冰。由于哈里的车速慢，回头行车，危险很大。

除非——她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他正在玩弄她，以报复她偷偷将玛丽的讣告代替那张毁坏的照片。如果这样的话，等候他的这段时间里，没有法子取暖了！她拿起一把餐厅樱木制的椅子，在壁炉的石墙上敲打，直到椅子成了一片碎木头。扔进壁炉后，她用同样的方法拆毁了另三把椅子。当壁炉的火熊熊燃烧的时候，她决定煮杯咖啡。可是打开炉子时，没有火，她这才记起来，屋里停电。她猛地摔下水壶，由于摔得太重，以致里面的冰水溅了出来，喷了她一脸。

朱迪想，哦，假如可能的话，多希望把整个屋子毁坏，当柴火烧！想到毁坏，才使她想起，假如她烧任何家具的话，她的计划将灰飞烟灭。

她想到说明书上载明有煤油灯。

可是，放在哪儿了呢？

她点了蜡烛，借了烛光在壁橱中寻找。没有油灯。只有地下室没有找过了，可是，那儿很黑。她考虑发动汽车，在车里取暖等候。可是继而一想，开到这儿的途中，她只停车加过一次油，她不敢冒耗光汽油的危险。不，一定得找到油灯。于是，急急地朝地下室走去。

她小心地避开第一个台阶，留心着下梯子。到了地上，她踌躇了一下，让眼睛适应闪烁烛光圈中的幽光。她哆嗦着竖起衣领，天可真是出奇的冷！

她在梯子下面的一个小凹室中找到了油灯。记起说明书中的说明，她查看刻度，看看是否还有煤油？有，她双手抱起油灯，夹在臂弯里，用手拿着蜡烛。

爬梯子的时候，她停在梯顶附近，把油灯放在梯顶，然后再缓慢而小心地跃过第一个台阶。

当她抱着油灯进入前面房间时，突然想到，把珍珠整个放在同一个台阶，不太可能会致命。她把油灯放在壁炉架上，想了一会儿。假如哈里急于

关闭水源的话，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一步跨两个台阶呢？而且像她一样，避开散有珠子的那一阶？

或许应该多放置一些。她伸手到炉火中去暖一暖手，这时她又想抽烟了，但是即使身边有烟，也没时间抽了。哈里随时会进来，连点煤油灯的时间也没有了。

她急忙走向地下室的门口，将蜡烛放在梯子中间，蹲下来捡起一把珍珠，放在口袋里。站起来后，躲开第一个台阶，继续一阶一阶地走下去。

她坐在第四个台阶，两腿叉开搁在下一阶，把数颗珠子撒落在两腿之间的空间。然后以同样的姿势，坐到第三阶，重复着做。再到第二阶。

她高兴地看着自己的成果。当她伸手向后，想要上楼梯口的时候，手打倒了蜡烛，她弓身想再抓住蜡烛，身子失去了平衡，手掌同时压灭了烛火。

她尖叫一声，狂乱地挣扎着，想恢复原来的姿势。但当她努力挣扎时，双手扫到最上层的珠子，珠子正滚到她站不稳的地方，一瞬间，她就摔倒了。滚动着，她的肋骨、双肩和双膝碰到冷硬的石梯，一直到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下室。

当她想以手肘支撑着起身时，麻木的疼痛穿过她的全身，让她一动也动不了。她痛苦地流下眼泪，但立刻在冰冷的面颊上结成了冰珠。躺在这儿的本该是哈里，而不是她！相反的，如果他很快来解救她，那将比受伤更糟，比恐怖的黑暗和寒冷更坏。由于这个倒霉运，哈里可以想办法转变她本来计划给他的死亡。

“病人现在似乎休息了，医生。”

“唔，这倒是好现象。”医生透过金边眼镜，看了一下表，“当他们送他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确叫人手忙脚乱了一阵，可怜的人，他连自己心脏病发作都不知道。李小姐，他的身份搞清楚了吗？”

“他不是本地人，他告诉救护人员，他住在二十里外的乡下，有一幢房子，那儿没有电话。”

医生接着说：“他没有说别的？”

“他不停地喊玛丽，可能是他太太。”

医生在图表上作了记载。“我看他戴有结婚戒指，假定他太太和他住一起的话，我们得通知她，越快越好，或许通知警方到那地方，告诉她，可能她正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怕她不和他住在一起，”护士说，“他太太死了。”她拿着皮夹子的照片和剪报给他看，“救护人员赶到时，他手中拿着他妻子的照片和她的讣告。”

“我们必须想办法叫他安静，给他注射镇静剂。”